13
082.1
G18
R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劒（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

5636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罕鐔蒙須曾作之頃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罕鐔蒙須曾作之頃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則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

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
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
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
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爲質於秦而請內焦
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
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
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
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
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

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
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
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
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
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
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
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
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
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毅子欲謂李兌曰趙畏横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强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强燕是使弱趙爲强秦之所以攻而使强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强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强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者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

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

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亡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伐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

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

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

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无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若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王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錢劉本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

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王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作添舍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无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

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刱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横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釜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傅（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一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亚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内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

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

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菅（一作菅）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菅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菅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菅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菅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菅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无於字）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侯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

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魃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蹢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蹢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蹢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蹢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旦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无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

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一作取）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罪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罪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薛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

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劉作）報齊者可乎韓眠（劉眠一作）眠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劉）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劉）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上）客王固可以反（劉）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洽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刼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刼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刼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之以三晉刼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刼楚使眠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

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
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
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
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
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
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
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
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
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
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
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罕趙欲構於秦楚與韓魏將應
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
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
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妒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齊必
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
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
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
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呡也使臣守約若

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无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貴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彊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无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无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眠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之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无爍字）矣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燥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户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

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本无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无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蚤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无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无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

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盎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强爲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衅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坐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武后所製字實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坐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恧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坐又鶡冠子亢倉子皆有坐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放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

（劉本无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无人字）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慜（劉慜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庄）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思曾本无此注）爲盧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盧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盧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

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无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王曰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

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法）有所謂桑雍（劉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

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无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无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无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茅舉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乎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趙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一本无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无而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

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鬲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没（一作宮味）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祝悲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甚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

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

卷全不同疑差互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高誘注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一作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

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覩（續云後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无此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旣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无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无）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

始强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无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无是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无有字）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盧）單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一本无而字）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坐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巳）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一作巳）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安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illegible]以爲人巳土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蓋（劉作既）愈有既以與人巳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巳葬（劉作出奔）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坐南有鴻溝陳汝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疎曾作海鹽无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坐方千里坐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詭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內刼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无此以上五字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无乘字騎五千匹曾劉无匹子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刼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坐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坐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奈

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則必無强秦之患
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
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
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横說魏王曰魏坐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人坐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
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
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糟庾不下十萬魏之
坐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
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
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合從者一
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
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
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
拔卷衍燕曾作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
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求無
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

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曾劉无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劉作干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内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

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坐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坐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坐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千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馬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坐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梏）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郎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

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刼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子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

一作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秦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便劉作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秦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薄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曾題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反楚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无敗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坐以講於秦爲寶屢謂魏王曰臣不

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寶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寶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寶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寶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孫作]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

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之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口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

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无此注）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曾劉无此注）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曾劉无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曾作後）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夫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利字）而（一本无而字）便於事王曰然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

王致萬户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薔（一本作蕾）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薔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薔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薔乎若戰而（劉添字）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薔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无也）字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惠公子）（一作惠公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作惠公渦山之一本无之字）尾欒水齧其墓（續云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披古公亶父以脩德爲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于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滈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見棺之前

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爲（曾作而无）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坐既已得坐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坐既已得坐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

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齊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冉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刼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无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盂嘗君韓呡周最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幻切握也）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

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魏文子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謂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側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

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子必危矣（則字）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无者以字）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疏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强而持（一本无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宁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令（曾作令）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无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宁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宁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坐非宁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坐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一作多）割坐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

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攻城坐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坐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坐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龐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无令字）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快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一本无之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一作荆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莪文類聚引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湟莪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高誘注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无趙字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曾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絶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宁鄴也今

效（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无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无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

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无臣字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睾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睾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

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衞効單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无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无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无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无梁孰與无河內急王曰梁急无梁孰與无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

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无内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内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一本有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

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劉无不字）便魏（曾无魏字）雖封髡于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

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无能字）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无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强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詐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臣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之趙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乎字）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无從字）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魏字）

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惠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大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

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也）趙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

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主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曾作茹密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竒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强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强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釣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廩翟强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强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

强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不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强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㽵翟强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高誘注

闕文

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攻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

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　闕文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宁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强與所不怨

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强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强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无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兹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兹公者也然而兹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兹公重不從則兹公輕兹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以字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横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攻大梁乘北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閼與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强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

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大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

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郪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无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强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苟宋欲絶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怒苟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絶趙也

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無蔽於秦者强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

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无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之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

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最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周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禍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

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久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无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吏字）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无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

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已字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擊諂也固矣其自冪繫也宁矣謂帽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

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内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王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

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CL.
NO. 33834

高氏戰國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